



第一章

培植不倦的求知欲

学最实用的东西，最有助于发挥你的特长的东西，最能发展你的事业的东西，也是一门学问。一旦掌握了这门学问，你积累知识的时候就能够做到事半功倍。

力量的来源

不断充实自己的知识，提高自己的能力，才能出类拔萃。

颜墨高自 1961 年 22 岁时进入美国银行当信贷业务学员，开始了他的银行家生涯。颜墨高像现在美国许多年青人一样，在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对自己的学识感到不满足，产生了回大学深造的念头。这种要求，实际上与他自己在事业上的前途有密切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国银行业发展迅速，竞争激烈。一个人在银行里工作，如果没有高深的专业知识和较高的学历，银行当局就不会委以重任，个人的事业前途就有了阻碍。因此，有一段时间，颜墨高离开了美国银行，进美国斯坦福大学读研究生，取得了商业管理硕士学位。之后，他参加美国总统的行政交换计划，被派往华盛顿美国政府国务院的货币事务处工作。

颜墨高在离开美国银行之后，有了在政府货币机构中工作的经验，有了比过去更高的学历，这使他幸运地再次被美国银行雇用，并且被派到伦敦去，担任美国银行伦敦分行经理。他的工作地点后来多次变动。1971 年，他第三次被调往

伦敦工作，出任美国银行伦敦分行副总裁。1977年，他第四次被调往伦敦工作，担任美睡银行欧洲、中东和非洲区的负责人。这之后几年里，他又担任过美国银行内部货币及贷款政策委员会的高级人员及主席。最后，他在美国银行前任行长克劳逊退休之后，晋升为美国银行总行行长。

颜墨高从初进美国银行当信贷业务学员，到1981年年仅40多岁就当上了这家美国及全世界最大私营银行的总裁，前后不过20年，堪称奇迹。可是，纵观颜墨高过去20年的经历，他的成功与他个人的不断奋斗、充实自己的专业知识、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丰富自己的工作经验有极其密切的关系。

偷着学会的

“勤能补拙是良训，一分辛苦一分才。”热爱学习的人，才能不断进步。

瑞典化学家舍勒只上过小学，他从 15 岁起在一家药房里当学徒。用舍勒自己的话来说，他的许多化学知识和技能，都是那时“偷着学会的”呢！

有一天晚上，舍勒在钻研孔克尔的名著《实验室指南》时，对书中的一段论述产生了疑问。他多么想去药店老板的实验室验证一下啊！可是，刻薄的老板有规定，未经特殊许可，任何人不得进入他的私人实验室。

夜深了，窗外寂静极了，只有秋虫偶尔发出唧唧的叫声。舍勒实在憋不住了，就点上蜡烛，偷偷溜进了实验室。他正聚精会神地操作着，突然，耳边响起一个严厉的声音：“谁在这儿？”他吓了一跳，猛抬头，只见旁边站着自己的同事格伦贝格。顿时，他心中像一块石头落地似的，变得轻松起来。

因为，格伦贝格是他最要好的朋友啊！

“这么晚了，你来实验室干什么？”格伦贝格不解地问。

“我实在睡不着呀。”舍勒指着桌上。《实验室指南》和

实验装置，感慨地说：“你看，孔克尔的书上说，盐精和黑苦土不能混合。我想验证一下，看书上写的对不对。”

“噢，原来如此”格伦贝格关切地说：“不过，你可要注意身体呀，别熬得太晚啦！”

“放心吧，我一定注意。另外，希望你替我保密，千万别让老板知道了。”

舍勒低声央求说。

格伦贝格默默地点了点头。

经过实验，舍勒证明了孔克尔的书是把石墨和软锰矿混为一谈了。后来，他还用软锰矿制出了氯气。

舍勒就是这样，一有疑问就背着老板，偷偷地去实验室验证。天长日久，这位小药剂师终于跻身于著名化学家的行列。

持之以恒的毅力

许多人之所以名垂青史，并不是因为他们具有优厚的先天条件，而是他们奋发向上的结果。

在林肯 5 岁那年，一位传教士来到他们的村子，办起了一所小学。林肯是学生中年纪最小的，可是他比谁都用功。由于他们的村子十分分散，从他家到学校要走好几公里的路。对于 5 岁的孩子来说，跑这么远的路是很累的，但他从来不叫苦，不管什么样的天气，都坚持去上学。但是这所小学办了两年就停办了，而且由于平时课程安排不正常，这两年上的实际也就只有半年的课。

林肯在学校里学会了拼读字母和一些单词，经常蹲在地上用手指或用树枝在沙地上写呀、划呀。他很喜欢冬天下雪，当雪后满地银白的时候，积雪就成了他的大写字板，他在上面认真地书写着一个个单词，大人们对这个好学的孩子都非常喜欢，认为他将来必定有出息。

虽然不去上学了，林肯并没有停止学习，他除了每天帮着父母干活，就是专心地读书，他熟读了母亲那本破旧的《圣经》。家里没有别的书他就到别人家去借。有时候为了

借书要跑上几十里路。他对借来的书非常喜爱从不损坏。有一次，他从一位大叔那里借来一本《华盛顿传》，一天晚上他把书放在小木屋里，谁知半夜下起雨来，屋子漏进了雨水，把书淋湿了。

早晨，林肯醒来，拿起湿淋淋的书，心疼地抚摸着，难过得哭了，家里人都来安慰他。他吃过早饭后怀揣着书，匆匆地赶到那位大叔家里去道歉。

见到大叔，他拿出书来很歉疚地说：“大叔，由于我不小心，让雨把您的书淋湿了，很对不起您，就让我在您这儿干3天活来补偿吧！”

于是林肯就在那位大叔家很卖劲地整整干了3天活，大叔一家都被林肯的真诚感动了，就把这本书送给了他。

林肯孜孜不倦地学习，在书中汲取知识、了解外面的世界。晚上家里没有蜡烛，他就利用炉火的光来看书；买不起纸和笔，就用木炭在石板或木板上写字，或是用火鸡羽毛的根当机立断蘸着自制墨水写字。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林肯通过勤奋自学，读了不少书，并能读、能写、能算，掌握了大量的知识。

如饥似渴地学习

许多人不愿意学习，却为自己的懒惰寻找许多牵强的借口。如果能够把读书学习的欲望提升到像吃饭一样强烈，那么，在任何环境下，你都可以学习。

小时候的列宁就爱学习，5岁起母亲开始教他读书识字。不久他就能朗读和背诵诗歌，并开始阅读历史故事。

上小学后，列宁读书更用功了。他有很好的学习习惯，每天早早起床，洗漱完毕，马上坐下来温习功课。列宁小时候虽然也像别的男孩子一样爱玩，但在课堂上总是聚精会神地听讲，特别是他的作业，做得仔细、认真、工整，经常得“优秀”。有一次，不小心一滴墨水滴到作业本上，他毫不犹豫地扯下这一页，又重新抄了一遍。

列宁除了做学校的功课，还读了很多课外书。

9岁那年，列宁上了中学，虽然在班上他年龄最小，但学习成绩最好。中学毕业时，他得了一枚金质奖章，成为全校最优秀的毕业生。

升入喀山大学不久，列宁因参加革命活动，被学校开除了。这期间，尽管受到沙皇政府的迫害和不停的刁难，列宁

还是抓紧时间，如饥似渴地学习。他认真地阅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重要著作，还钻研了其他学者的历史、经济、法律方面的著作。他仅用一年的时间，就自修了大学四年的课程。

经过申请，列宁被准许以校外生的资格参加彼得堡大学法律系的毕业考试。这个被开除的大学生，没有任何人帮助，也没有参加过任何学期考试，以优异的成绩考完了罗马法律史、俄国法律史、国际法、政治经济学等八九门课程，取得了这所俄国一流大学的毕业证书。

做学问离不开图书馆。自学，更依赖于图书馆，列宁善于利用图书馆是出了名的。

有一次，列宁被捕后在彼得堡监狱里被关了 14 个月，而他就利用监狱图书馆整读了 14 个月的书。人们常常看到他从图书馆借来一大堆书。他的难友回忆说：“每当有人拖着一大筐书走过长廊的时候，我的心里就有数，这准是列宁，不然谁能看得了这么多的书呢？”列宁在监狱图书馆一边收集资料，一边进行研究，监狱简直成了他的“学校”。

有一天，列宁的姐姐来探监，告诉他说：“听说你们的案子快结束了，你也许快要出来了。”

列宁却风趣地说：“可惜，我连资料还没有收齐呢！”

读书是生活重要的一部分

几乎所有的伟人都非常注重学习。手不释卷，打下坚实的知识基础，才能够成就大的事业。

曾经有人问孙中山在革命之外还有没有别的嗜好？他说：“一生的嗜好，除了革命之外，只有好读书，我一天不读书，就不能够生活。”

孙中山先生的手里，经常拿着书，不论政治、经济、历史、地理、自然科学、文学、哲学和各种书刊，他都喜欢阅读。

孙中山阅读书籍时，经常写札记，即使再忙书本上也写眉批。陈炯明炮击总统府后，他的书籍几乎全部毁于炮火，也有少量散失。一位收藏过孙中山书籍的友人说，他有一册中山先生读过的《大学》，书头上有不少中山先生的亲笔批注。由此可以看出，中山先生作为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对祖国的传统文化是极其珍视的。

无论何时何地，孙中山身边总带着他心爱的书。

孙中山先生流亡在英国伦敦的时候，他的生活十分困难。有一次吃饭的钱也快用完了，在伦敦的一些中国留学生

凑了三四十英镑送给他。隔了三天，这些留学生到孙中山住的地方来看他，按了很久的门铃，却听不到里面的回答。原来孙中山正在屋里专心读书，门铃的声音没听见。

即使生活再困苦，中山先生还是用他仅有的一些钱来买书。有卢梭的《民约论》、《富兰克林自传》、《拜伦诗选》，还有许多关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书籍，

有一个留学生有点沉不住气问道：“孙先生，上次送给你的英镑差不多都花在买书上了吧？”

孙中山先生微笑着说：“应该谢谢你们，你们赠送的钱，我还留着的一部分。”

孙中山先生惟恐大家不放心，就进一步解释：“不要紧，生活苦一点没有什么，两个小面包，也可以当一顿饭。我这个人确有些奇怪，一两顿饭吃不吃倒不在乎，可是，不看书就受不了啦。”

基辛格的暮年学业

欧洲有句谚语“学习永远不嫌晚。”
这和东方的“活到老，学到老”如出一辙。
只要坚持学习，你总会有收获。

政治与经济水乳交融、密不可分。一个当代政治家，即使不能同时成为经济专家，起码对经济也要很内行。否则，就难成大业。众所周知，基辛格，这位美国前国务卿，1971年成了第一个同毛泽东打交道的美国政治家。作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的国务卿，对“金元大棒”这道拿手家常菜自是十分熟悉，理应也是把经济与政治巧妙结合的行家里手。但是，基辛格后来承认：“在我的早年，我总是放肆地反对经济学。”

1982年，基辛格成立了“基辛格联合咨询公司”，这是一个由外国政策专家组成的咨询团体，这个团体为其委托人提供对世界任何一个他们可能想做生意的地区的重大战略看法。基辛格对一个企业或某个人所作的指点收费在十万到十五万美元的范围内。“我们给委托人作些指点，告诉他们在外国办事时会遇到的情况。”委托人必须自己在纯粹的经济问题上作出决定，因为“我们在经济上作出结论的能力极

其有限，只足以免此作出政治判断。但是我们不兜售经济上的意见”。

从传统上说，企业对政治不甚敏感，它们考虑的只是投资的利润、劳动力来源等问题。现在，政治环境对企业能否成功也有了同样重要的意义。基辛格扬长避短，以他所熟悉的政治咨询去指导经营决策，而非以不熟悉的经济去指导政治。

走上了经营之道的基辛格，要想为委托人的经营决策提供足价的政治上的参考意见，必须对委托人的经济问题也有透彻的理解，并在其与政治因素两者中，找到融合点。“后来，空余时间我有机会总是研究些经济，从这点讲，我开阔了自己的知识面……严格来说，我离开政府后学得最多的肯定是经济学”。

基辛格本人承认，老来学经济，使他对经济事务、第三世界以及经济和对外政策关系等方面的兴趣逐步扩大。他越来越多地撰写有关世界经济的文章。

如果再次从电视上发现基辛格又出现于某个国家的踪迹，看到他与政治要人觥筹交错时，应想到，基辛格的经济学学习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领悟的重要性

对于学习，从陌生到熟悉再到掌握，理解和领悟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和要求。否则，便不能深入其中，举一反三，而只是粗浅地流于表面。

孔丘从“十有五志于学”开始，一生坚持学习，直到老年，犹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他常以“君子谋道不谋食”自勉；“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

他批评那种既欲求道，又怕吃苦的人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矣！”他不讲享受，唯道是谋的精神在当时的鲁国是独一无二的。

有一次，他向鲁国乐官师襄子学琴，孔丘弹一支名曲，一连弹奏了 10 日也不调换别的曲子。师襄子建议他换个曲子，孔丘说：“我已经熟悉这支曲，但还没有领悟它的技术。”

过了些时候，师襄子说：“您已经掌握了弹奏这支乐曲的技术，可以进一步弹别的了。”

孔丘说：“我还没有领悟它的用意。”

又过了一段时间，孔丘仍在弹那支曲子，师襄子说：“您已经了解它的用意，可以换换曲子了。”

孔丘说：“我还没有领悟它描写的人物形象。”

又过了些天，孔丘默然有所思，远眺着远处说：“我可能领悟到了，这人高大且黑，眼睛向上看，好像要统一四方，这不就是周文王吗？”

师襄子听了非常敬佩孔丘，说：“这支曲就叫做《文王操》啊！”

社会是一所大学

古人曾说过：“求道不一定要在蒲团上。”学习也不一定在学校里。“学校不是真正的社会，而社会是一所真正的大学校。”纵情地融入其中，认真观察，仔细体会，你一定能够学到许多东西。

由于狄更斯的父亲嗜酒好客，挥霍无度，负债累累，狄更斯 10 岁时全家被迫迁入负债者监狱，11 岁就承担起繁重的家务劳动。他曾在皮鞋作坊当学徒。他只上过几年学，全靠刻苦自学和艰辛劳动成为知名作家。

15 岁那年，他进了伦敦一家律师事务所当练习生，经常出去送信，几乎走遍了伦敦的街道，后来他学会速记。

从 16 岁开始，他当上报馆的采访记者，这使他有机会深入了解人情世态和社会黑幕，也锻炼了他的写作能力。

从 1828~1836 年，他为伦敦几家报纸撰稿，业余在大英博物馆勤奋学习。在做新闻工作的同时，他开始尝试文学创作。

狄更斯经常来往于街头巷尾。有时，他会蹲在路边，与一个衣衫褴褛的人攀谈；有时，他会来到下等酒馆，听那些